



Siddhartha
Hermann Hesse

悉达多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张佩芬 译

爱如今在我眼中是一切事物中最主要的事物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Siddhartha
Hermann Hesse

悉达多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张佩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悉达多/(德)黑塞著;张佩芬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233-3

I. ①悉… II. ①黑… ②张…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233 号

Siddhartha

Hermann Hesse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杜 晗
封面插画 谢昊伊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3 千字
开 本 890×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页 2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33-3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悉达多》导读

张佩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次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重颁诺贝尔奖，六十九岁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荣获1946年度文学奖，却因病未能赴斯德哥尔摩，只写了一份受奖答词。瑞典皇家学会主席在宣读答词前发言说：“凡人都有两重性，这是免不了的，既可从善，也可从恶。只有克服自身的自私自利，我们才能取得和谐与和平。这就是黑塞向备受时代折磨的人民发出的号召，东方和西方都回荡着自我剖析的声响。”他的话显然密切呼应黑塞答词中语：“然而我的精神没有被

（法西斯势力）压垮，反而通过这一思想使我感到与你们息息相关，那就是诺贝尔奖基金会的基本思想，那就是超越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国际主义责任感，也即不为战争和毁灭效劳，而为和平与谅解服务。把文学奖授予我也意味着对德语和德国在文化上所作贡献的嘉许，我认为此举体现了和解并重启各民族间精神合作的良好意愿。”

《悉达多》始写于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际。战争促使黑塞为自己提出了一条“向内之路”。同时代另一位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与黑塞互称“精神兄弟”，但是托马斯·曼倡导“要以理智和理想去改变世界的疯狂和野蛮”，其笔锋所向是德国历史和社会的“恶”，而黑塞的笔锋所向却只是“个人”，针对的是自己的“恶”。黑塞的“向内之路”是一条探索个人生命意义之路，因此，尽管他们是一对精神兄弟，话语却大不相同。当然，我们也看到，黑塞笔下染着浓浓东方色彩的“未来”与托马斯·曼“建立更美好、正直的世界”的目标在本质上完全相同。关于《悉达多》的成书缘由，黑塞曾说“我从来不曾把一个人具有何种信仰视为最重要的东西，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毕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愿意是一个爱国者，然而首先是人，两者不能兼得时，我永远选择人”，“我

十多年前进行试验，把我的信仰写成了一本小说，这本书就是《悉达多》”。Siddhartha 乃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真名，为避免混淆佛说和虚构人物的名字，我的译本将德语音译为《悉达多》。

全书分成上下两部。第一部分有四章：婆罗门之子、和沙门在一起、迦泰玛、觉醒；第二部分有八章：卡玛拉、和儿童似的人在一起、僧娑洛、在河边、渡船夫、儿子、唵、戈文达。小说主人公悉达多出身富裕婆罗门贵族家庭，自幼好学不倦，甫成年便为寻求婆罗门经典中“个体灵魂”和“世界灵魂”一致的“阿特曼”境界而离家出走。悉达多当了三年沙门，始终觉得“依然故我”，于是他离弃这批游方沙门去聆听迦泰玛（原型即释迦牟尼）关于拯救世界的布道，他很崇敬这位圣人，却没有像同行好友戈文达一样皈依佛教。他说道：“没有人可以通过别人授予的学问而获得拯救。”主人公独自流浪不久即受美女卡玛拉吸引转向世俗生活，他沉溺酒色，“变成了儿童似的人”。多年后，他发现自己也成了行尸走肉，便再次抛弃家乡出走。在河边，主人公受到河水和渡船夫华苏德瓦的教育，决心留下来继续向两位老师求教。作品从这里开始具有了中国思想的痕迹。

悉达多向河水学习如何“永恒往下走”，河水利万

物而不争的精神体现了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以及老子“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的思想。而渡船夫华苏德瓦一辈子默默无语为人摆渡，则向主人公显示了他用实际行动表达的“愿意是人人仆役”的普济众生精神。华苏德瓦的一生符合《道德经》中所写：“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在黑塞笔下，华苏德瓦是人格化的“道”，而河水则是“道”的非人的化身。

全书结束于悉达多向好友戈文达显示以受为基础的“道”之景象。主人公以自身作譬喻呈现了人与“物”（客观宇宙）的关系：永恒存在和永恒变化。庄子为了肯定一切人与物的独特价值而写出《齐物论》，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道法自然”观点。黑塞选择“物”作为表达方法，绝不是出于偶然。早在此书问世之前，黑塞就曾写信告诉友人：“（主人公）穿着印度服装，启程时是婆罗门和佛陀，却结束于‘道’。”1922年《悉达多》刚出版，黑塞又在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说：“我的圣人穿的是印度服装，但是他的智慧却更接近老子，而不是乔达摩，如今老子在我们这个精神颇为贫乏的德国已经相当时髦，同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毕竟自相矛盾。然而他的思想恰

恰并不矛盾，而是绝对地两极，也即是双极化，它意味着一种尺度。我经常汲饮这一源泉以丰富自己。”

小说有一个开放性结局，也即中国人所谓“不了了之”。悉达多最终只是渡船夫，戈文达也没有脱下僧袍，改换门庭。历史事实也不是如此。此书问世后四十年，黑塞八十五岁高龄了，还在研习东方的宗教思想，还徘徊在表相和实质之间，《禅院小和尚》（1961年）就是证明，黑塞在这首富于禅机的诗里写道：“虽说一切皆幻皆空 / 真理真相永难名状， / 但青山日日与我相对 / 尖角轮廓清晰可辨。……你凝想——于是世界唯有表相。 / 你凝想——于是世界又变成实质。”

黑塞 1877 年出生于德国南部小城卡尔夫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成年后因反对战争移居瑞士，1923 年入瑞士籍，1962 年病逝于瑞士塔辛山区的蒙太格诺拉村。黑塞的父亲和外祖父都曾长期在印度传教，使他自幼便受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三种不同文化的熏陶，深深影响了他毕生的文学创作。《悉达多》便是典型例子之一。

目录

001

第一部

053

第二部

第一部

婆罗门之子

悉达多，这个婆罗门人的漂亮男孩，是在楼房的阴影里，在阳光下河滩边的小船里，在娑罗树和无花果树的浓荫下长大的；这只年轻的鹰是和他的好朋友戈文达，另一个婆罗门的儿子，在一起长大的。当他在河岸边沐浴、作神圣的洗礼、作神圣的献祭的时候，阳光晒黑了他光滑的肩膀。当他在芒果树丛里玩儿童游戏时，在倾听母亲唱歌时，在作神圣的献祭时，在聆听自己父亲和教师的教诲时，在和智慧的长者谈话时，他那双乌黑的眼睛里常常会流露出一抹阴影。悉达多早已参加智慧长者

们的谈话，他和戈文达一起练习雄辩，练习欣赏艺术，练习沉思潜修。他早已懂得如何无声地念诵“唵”^①，这是个意义深刻的字，他不出声地吸一口气，说出这个字，又不出声地呼一口气，说出这个字，他是集中了自己全部精神念诵的，额头上闪烁着体现灵魂纯净的光辉。他早已懂得，如何在自己生命内部掌握阿特曼^②，使自己不可摧毁，使自己和宇宙完全一致。

因为有这么个儿子，父亲内心充满了欢乐，他眼巴巴地望着他成长，把他视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渴求知识的人，一个伟大的哲人和僧侣，总而言之，是婆罗门人中的一个贵族。

当母亲看见自己儿子的时候，看着他走路、坐下、站立的时候，她的胸膛里就会跃动着狂喜的情感，悉达多，这个双腿修长的、以无懈可击的仪态向她致意的年轻人，是一个最强壮、最美丽的孩子。

年轻的婆罗门姑娘的心为爱情所搅动扰乱，因为她们看见了悉达多走过城里的大街小巷，看见了他那闪光的额头、帝王似的眼睛和狭窄的髋部。

① 唵 (Om)，印度婆罗门教中祈祷时的一个音节，这个本身并无意义的音节，却是婆罗门教神秘学说的象征。

② 阿特曼 (Atman)，印度婆罗门教中一种宗教意境的称呼，也可译为“自我”或“灵魂”。

但是他的朋友戈文达，这个婆罗门的儿子，却比所有一切人都更爱他。他爱悉达多的眼睛和他那温柔的声音，他爱他的步态和他那完美无缺的仪容举止，他爱悉达多的一切言行，而他最爱的是他的灵魂，他的高贵的、火一般的思想，他那些炽热的愿望以及他的崇高使命。戈文达明白，这个人将来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婆罗门教徒，不会是一个腐败的小官员，不会是一个只会念咒语的贪心商人，不会是一个自命不凡、空话连篇的演说家，不会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坏僧侣，当然更不会是在畜生群里一只善良而愚蠢的绵羊。不会的，就连他戈文达，也不愿意成为上述这类人，即或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婆罗门人。他愿意追随悉达多，这个最可爱的、最完美的人。当悉达多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神道，终于到达光辉灿烂的境界时，戈文达也将自愿追随他而去，做他的朋友，他的伴侣，他的仆人，他的持枪随从，他的影子。

他热爱悉达多的一切。他乐意为他干一切事，他的一切都令他兴趣盎然。

但是悉达多却不快活，内心很不满足。他在无花果园的玫瑰色小径上漫步，在小树林的蓝色阴影下小憩，眺望四周，按日对自己的四肢作例行的赎罪洗涤，在芒果树的浓荫下进行献祭，他的举止、体态优美无

比，他为所有的人所爱，给所有的人以欢乐，然而他自己内心却没有丝毫欢乐。他做了许多梦，不知疲倦地思索，从那流逝不停的河水、熠熠闪光的星星、一束束太阳的光芒中，获得了许许多多梦；从献祭仪式、《梨俱吠陀》^①的诗句、婆罗门老人的教诲中，获得了永不平静的灵魂。

悉达多已经开始以不满足来滋养自己。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父亲的爱，母亲的爱，甚至好朋友戈文达的爱，并非永远、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能使他幸福，使他平静，使他满足和满意。他开始预感到，自己可尊敬的父亲和其他教师，这些聪明的婆罗门人已把他们最好的、大量的才智都传给了他，他们已把他们的知识统统注入了他那期待着容器之内，但是这个容器并没有盛满，这个精神并没有满足，这个灵魂并不安宁，这颗心也并没有获得平静。洗礼当然很好，但它们终究是水，它们不可能洗去罪孽，不可能治愈精神上的渴求，不可能解救心灵的恐惧。献祭仪式和神灵召唤当然是极好的事，但是这能替代一切吗？献祭能不能带来幸福？而神灵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世界果真

① 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古老的经典。用古梵文写成，主要是对神的赞歌、祭词、咒词等，流传于印度西北部。最古的《吠陀本集》有四部，《梨俱吠陀》是其中一部。其他三部是：《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闍婆吠陀》。这四本合称为《吠陀》。

是生主^①所创造的吗？阿特曼，它果真是独一无二的吗？真是宇宙之总和吗？难道塑造神灵的形象和塑造你我的形象完全不同，并不受时间的约束，并非是暂时的吗？向神灵作祭献是好事、是正确的事、是一种充满意义而至高无上的行动吗？除去他，除去独一无二的至上的阿特曼，还可以向别的什么作祭献，向别的什么表示崇敬吗？何处可以找到阿特曼呢？他住在哪里？他那永恒的心在何处搏动？在最内在的、最不可摧毁的自我中，还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吗？但是在何处可以找到这个自我，这个最内在、最后的自我呢？它不是肉和腿，也不是思想或者意识，这就是那些最富有智慧的长者所开导他的。但是智慧在何处，究竟在何处呢？它如何才能渗入自我、渗入阿特曼之中呢——是否存在于另一条道路，值得去探索追寻呢？天哪，没有人可以指点这条道路，没有人能够开导他，不论是父亲、教师、智慧长者，还是祭献时的赞美歌曲！他们什么都知道，这些婆罗门人和他们的神圣书籍，他们知道一切，以便自己能照管一切，甚至还远远超过这些，他们还知道世界的创造过程，知道如何演讲、进餐、吸入空气和呼出空气，

① 印度神话中对创造之神的一种称谓。

知道思想意识的规律以及神道们的事迹——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简直是无穷无尽。但是如果人们唯独不知道那独一无二的、那仅有的重要东西，那么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又有什么价值呢？

的确，许多圣书中记载着无数诗句，尤其是在《娑摩吠陀》里，讲到了这些最内在的、最后的东西，真是些美丽的诗句。里面写着：你的灵魂便是整个世界，其中还写着：人们睡觉时，在深深入眠时，便进入自己最深的内在之中，便居留于阿特曼之中。在这些诗句中记载着惊人的智慧，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一切知识都收集汇总在这里，成为有魔力的语言，纯粹得好似蜜蜂所收集的蜂蜜。不能小看低估这一代接一代无数聪明的婆罗门人所收集和保存在这里的巨大的知识财富，绝不能小看低估。——但是有没有哪个婆罗门人，哪个僧侣，哪个智者或忏悔者达到了如下目的：不仅懂得这些最深刻的知识，而且是靠它生存？有没有哪个专家精通于将沉湎于阿特曼的人从入魔似的睡眠中呼唤出来，让他清醒，进入生活，举步前进，说话干事？悉达多认识许多可尊敬的婆罗门人，首先是他的父亲——一个最纯粹、有学问、值得高度尊敬的长者。父亲是令人钦佩的，他的举止沉稳而高贵，他的生活纯洁，他的语言优美，他的头脑里有着无数